



客家語短篇小說 學生組第二名

孽（南四縣腔）

既經幾下隻月無看著勝民轉南部老屋，手機也聯絡毋著，阿樂伯打了電話過去，陳妍像食了仙人膽樣仔搭都毋搭阿樂伯。

「俺不會讓勝民回去……」

「妳叫他來聽電話。」

「休想跟他講電話！還有，俺以後再也不會回來臺灣了！俺要帶孩子回廣州去。」

「好啊！趕快把你房間東西打包收拾，給我滾回你老家大陸去啦！」

「誰稀罕待你家啊！俺跟平平就回大陸老家住，哼！」

阿樂伯話還言講忒，陳妍就摻電話掛忒了。

「孤盲嫲！摻電話掛忒了！」阿樂伯譴啊打了幾下通，但係電話該頭傳來：「嘟嘟嘟……您已經進入語音信箱……」

好，無要緊，討著這恁猴个大陸嫲，天光日偃打去公司問看啊，看勝民到底愛厥爸也係愛厥姐仔。又毋係尿桶，分人擲上擲下，實在還無修，偃彭屋仰會討著這種心白啊！阿樂伯揸鞋蹬爪¹嘍嘍嘍講了幾下聲。

阿樂伯半年前正同單丁子勝民討了心白陳妍入門，也送了一棟別莊分兩儕做新婚禮物，厥妹仔秋梅識同爺哀講過：「莫恁遽分屋產，老人家身項愛留兜啊錢財好用。」惜子个阿樂伯毋無同秋梅个話聽入耳，還摻屋仔同土地轉到勝民个名下，將來好偎靠佢等。俵仔妹仔都成家立業了，阿樂伯兩公婆總算放下心中个牽掛，佢等千想萬想無想著个係，一場惡夢正愛開始。

陳妍，是歷勝公司廣州廠个新職員，由於業務漸漸仔變多，勝民大規模个招聘人員，該央時秋梅本來就毋合意陳妍，係有原因个。初下碼，陳妍本來有一個交往十過年个細俵朋友胡華，自從認識勝民了後，佢就煞煞

分手，歸隻精神心力都放在勝民身項，工廠个人都試著該男仔人異衰過，也在背後罵陳妍个現實。

比將講：佢輒常同勝民搵手處理人客同電腦个資料，算數又異慶，在勝民面前琢琢仔做，公司大大細細个事情，全部處理到好勢好勢；放寮時節又主動邀勝民出去寮，就像逐毋走个烏蠅樣仔，有成時還做飯包畀食，無幾久，勝民就分陳妍迷到昏 de de 了。

「你莫覺著吾哥係憨仔好騙啊！佢警告妳，你離佢較遠兜啊！」秋梅講。

「妳算老幾啊！妳憑什麼資格管俺！」講忒，陳妍幹轉頭就走了。

一隻禮拜過去了，有日陳妍嗽豺豺个來尋勝民，問了情況，正知陳妍攞大肚了。

「俺怎做人啊！若傳出去，俺日後怎做人啊！怎麼在家鄉過日啊！」陳妍就傷心嗽等講。

「等佢歸去臺灣再同爺哀講這件事情个，莫愁慮！佢定著會對你負責个……」勝民講。

事情傳轉臺灣，厥姆心肝頭纏纏，秋梅將所有个經過講分爺哀聽：「該婦人家做人盡花花假假，講話又花撩啊！你等愛想清楚啊！」阿樂伯聽忒故大氣講：「一切都係命啊！」

若毋係肚屎有了彭家个香火，阿樂伯兩公婆正毋肯勝民討大陸嫲做心白，莊肚阿平伯舊年討了一個大陸心白，歇了無半年，就偷了錢銀走歸去了；阿火嫂个心白也係大陸个，逐日同老公鎮翔吵事講愛轉大陸買屋歇，無愛歇臺灣這片，還威脅一隻月愛五萬元分佢寄錢轉大陸。加上新聞、報紙也識報導外籍新娘假結婚到茶店仔賺食个事情，前一駁仔警察正扭著非法集團，其中一儕係阿炳伯个心白，地方緊傳，搵到盡無面子。

結婚隻過月過去了，這日，陳妍談起屋仔个问题。佢威脅勝民將屋仔个權狀登記做厥个名，無个話，佢就愛連帶肚屎个彭家骨肉去跳樓，勝民無法度，就將屋仔過分佢。

「你變了！毋係當初佢認識个你，你仰會心恁雄啊！愛帶身項去跳樓。」

「呵——」陳妍冷笑了幾聲。「人都是會變的，可不是嗎？」

「該時你肯跔佢過來臺灣歇，仰這下你嘎²後悔了，佢真正愛你啊！」

「沒錯！當初俺的確願意跟你回來臺灣住，但是，俺可沒說要跟你爸媽住。」

「麼个？」

「愛俚留下爺哀，跔你歸去大陸，這係無可能个事情！」勝民表達堅持个口氣講。

「爸媽又不是三歲小孩，吃飯自己料理也沒啥關係吧！」

「俺在家時，只不過是邀了幾個朋友來打麻將罷了，爸媽卻對俺大發脾氣，把俺的朋友都嚇跑了……」

「該係因為你都三更半夜喊朋友來家裡打麻雀，吵著佢等睡目啊！」勝民講。

「還有，隔壁鄰居都在背後譏笑俺是大陸妹，為了錢才遠嫁臺灣。」

「該兜鄰舍你莫管就好了，你還搭佢等做麼个呢？」

「罵的是俺又不是你，你當然無關痛癢，你只會說風涼話啦！」

「俺不管，俺就是要回大陸住，臺灣這兒很糟，總之，俺不想繼續住了……」

恁樣个日仔過了會半年，兩公婆輒常冤家羅債，陳妍對阿樂伯兩公婆个態度也當不孝。

這日，勝民會半夜時正歸到屋家，但係無看著陳妍个影仔。叮咚个門鈴聲響了，陳妍也歸來了。

「咦！你仰舞到暗摸 li lia 正轉屋？手機仔也聯絡毋著。」勝民關心个問佢。

「去王燕家打牌啊！難不成要俺把朋友帶來家裡打嗎？」佢替事應了一句。

「下二擺早兜仔歸來，莫忒夜啦！一個婦人家行夜路盡危險个。」

「知道了啦！」陳妍講。

毋過，陳妍恁樣个情形緊來緊嚴重，有幾下擺到第二朝晨正歸來，歸身个酒味，浪浪愴愴个歸到屋家。

「你又飲酒啦！毋會飲又還恁好飲！下擺莫過飲酒了！」

這擺，勝民決定跔等佢，看佢都同麼人共下飲。

陳妍个細俵緣也毋差，就像一隻靚靚个揚蝶仔，行到哪裡總會錫³男人个目光，比論來講吧！佢有一個相認个阿哥安到王翔學，兩個人也行

到異兼，敢怕係同鄉个關係，人講：「離鄉不離腔，較久乜原樣。」兩人常透用家鄉話交談，講到當入頭⁴，莫怪陳妍會恁好跣佢出去，嫁來臺灣也無半儕做得講家鄉話，堵著同鄉也算係有緣，最分勝民毋歡喜个係，該相認个阿哥，輒常買兜名牌个衫服同皮包仔分陳妍。

「你阿哥對你恁好哦！送你 LV 个皮包仔！」

「也沒啥嘛！過兩天就是俺生日，做哥哥的送給妹妹很正常啊！」陳妍儘採个講。

還有一位係勝民个同事，安到蔡政晏，係有一擺公司个家庭聚會大家打細白球認識个，蔡政晏討了一個當選過中國小姐个姐仔毋講，丈人老又係國內个有錢人家，照理來說應該滿足正著，這回又對陳妍打眼拐，兩人有講有笑个留了手機仔个號碼。

茶道社个許強也同陳妍行到盡兼，三更半夜會有朗朗滾个電話打來，勝民拿起話筒對方故意毋出聲，也接著對方的的突突講了壞勢就掛斷了，聽該聲音蓋像係許強，陳妍也輒常屏在樓梯後背个壁墜角偷偷仔講電話……

還有好淋酒又好打麻雀个陳炫，更加毋使講了，逐擺拉陳妍賭徼，該擺醉到摸無路橫在陳炫个間肚，好在隔壁个阿靜姐看著，走去尋勝民講陳妍飲酒醉个事情，愛遽遽同姐仔接歸去，無个話，該群豬哥哪肯放過這個機會呢！歸去个路項，陳妍還癩癩肖肖个緊唸——打一隻畀倒，歸嘴个酒味，又嘔到勝民一身，這種事，差一息仔就變做大家茶餘飯後譚多个話題了。想著這，勝民个頭那就像會爆忒共樣。

「佢愛出公差一禮拜，這幾日你愛好好仔照顧自家，知無？」

勝民騙陳妍愛要出公差一禮拜，佢盡想知陳妍到底會去哪片。

間日⁵，勝民實在毋敢相信自家目珠所看著个……陳妍入去了一間蓋派頭个別莊，看起來有個六十零歲个男仔人來開門，陳妍也親暱暱仔⁶攬等該男仔人行入去。

這一等哪，一暗晡過去了，朝晨該男仔人愛趕上班个樣仔，急拚拚仔行了出來，坐上門口个賓士轎車就駛走了。

十過分鐘過忒，陳妍行了出來，佢个頸筋項多了鑽石个骰鍊，在日頭底下看起來金那那仔⁷一等晟眼⁸。

勝民等了歸暗晡，眼擘擘仔⁹看了這全部，佢同自家講愛冷靜哪，但

係歸隻畫面就對心肝肚一幅一幅个緊翻出來.....

「係陳妍無？係陳妍有在該也毋敢話！」

「無可能？佢毋會恁樣對佢个！敢怕係佢目珠看差.....」

毋過，心肝肚另一個聲音像係魔鬼樣仔。

「無毋錯，就係陳妍.....」

「佢毋會，佢毋會，佢毋會恁樣對佢个.....」勝民講。

下晝，勝民提早歸來，一入門看著陳妍戴等該條鑽石骰鍊.....

「你仰會有這條鑽石骰鍊？」

「是百貨公司抽獎贈送的，漂亮吧！」陳妍歡喜个講。

「係啊！比佢結婚該時買分你个還愛較大呢！」

陳妍儘採編了一隻理由，滑頭个佢想講騙欸過去，毋過佢嗰無想著，其實勝民早就知得這件事情了。

另外一方面，勝民也請了徵信社來調查陳妍，正經毋會差，陳妍這擺同契哥，摺勝民戴綠帽仔了。

這日，徵信社个小劉來了。「彭先生，這係若姐仔同該男仔人个相片，你按算愛告佢係無？」

勝民看了一張又一張盡壞看相个相片，面都端走了，勝民个心像刀仔割著恁樣个痛。去陽明山泡溫泉个相片，還有去阿里山賞櫻花，歇了哪間旅館，無想著係佢，佢嗰同陳妍做了敗壞門風个事情。

「你認識相片裡肚這個男仔人無？」

勝民道嘆了一聲.....「嗯！無採佢還摺佢做兄弟看，正經係人心難測水難量¹⁰。」

「家醜分人知也毋係一件好事，多謝你个搵手。」

趁等，勝民拿出五疊紙票，無多無少，堵好五十萬。

小劉詳細个看了一下，唸等紙票。

「該佢先行了.....」小劉帶著笑意盡暢个離開了。

經過這擺个事情，勝民正分漿過來，佢看起來拖落落仔，歸隻人看起來異無氣力。

陳妍還係本本涼涼，無相無干个樣仔，緊來緊輒去該別莊。這日，勝民要求離婚。

「是又怎麼樣！要告俺嗎？等你找到證據再來告俺啊！老娘不怕你

啦！俺絕對不離。」

突然間，勝民感覺著一片烏天暗地，毋知麼人，對佢个腦屎背大力攏了一下，血像泉水湧出對目珠、鼻公到歸隻圓身，最尾，佢橫下來了。

「天啊！你不該殺他的。」陳妍講。

佢後悔講：「來毋掣了。」

勝民想愛喊救命，無奈企在頭前這兩儕人个身影緊來緊矇，緊來緊矇……

「佢做鬼都毋會原諒你等這對狗屎个……」勝民目金金仔視等佢兩儕，陳妍嘎冷冷个看等勝民，勝民想愛喊出聲嘎半息聲音都無，佢感覺著圓身慢慢仔變重……變重……目珠皮重到會擘毋開，歸個人盡瘵盡昏……對這日過後，就無人見過勝民了。

陳妍看勝民橫在該無半息停動，遽遽報警，同警察騙講突然有三個壞人來屋家搶劫，勝民為了保護佢正不幸死忒了。

做忒筆錄後，陳妍歸身仔緊顫，路也行毋好，兩眼無神个自言自語……

阿樂伯尋勝民毋著，哪知看著佢既經係一個冷冷个身屍，眠在該冰櫃裡肚。

「勝民啊！佢个心肝子啊！你仰會死到恁慘！同阿姆講，係麼人害你个！遽遽同佢講啊！」敢怕係無法度承受俵仔過身个消息，阿樂伯姆昏忒過去。

勝民个告別儀式盡趕緊个舉行了，陳妍驚怕事情分人知，花忒不少錢遽遽處理忒；秋梅認為事情無恁單純，阿哥在外背也無麼个債務，仰會死到恁慘呢！法醫勘驗出頭那出血係死亡个主因。

陳妍作戲樣仔傷心个緊噉，來會場大部分係立法委員也係有頭有面个好額人，陳妍个面貌也錫來盡多人个目光。

「……唉喲！還真是可憐，一個女人家帶著孩子想必很辛苦吧！」

※ ※ ※

……親戚議論紛紛，原來該就係勝民个姐仔……

「聽說是大陸的……啊，大陸的啊，聽說大陸的都特別愛錢呢！」

「陰險狡猾，看那面貌，難怪勝民會被迷得團團轉呢！」

「聽說勝民身價上千萬呢！應該分得到不少遺產吧！看來會再改嫁

吧！年紀還那麼輕，守活寡太可惜了！」一片生份个男仔人訕笑在該講。

※ ※ ※

「等頭七看啊！聽講頭七亡者个靈魂會歸來，若係阿哥有靈个話，應該會指引一個方向同俵等講係麼人害佢个。」秋梅講。

這日係頭七，又落等雨，冷風咻咻咻咻緊吹，蓋像低聲唱等一條悲傷个歌仔，外背个白燈籠跔等風搖啊搖仔，玻璃窗乜發出格格格个聲音，狗仔也問聲仔个緊打哦歌嘴。

突然一聲，碰！嚇到陳妍也喊出了一聲——啊——原來係樹門的門門仔分風吹落了，大嫲雨緊潑入來，無了樹門，搵到靈堂裡肚全全係泥漿水。

「你等看啊！係阿哥个腳跡，阿哥歸來了！佢正經歸來了！」秋梅激動个講，一手比等著揆過石灰个地泥，斷真出現了一雙腳跡印。

秋梅講：「阿哥，麼人害死你个呢？」

話正講忒，屋肚个蠟燭都烏忒了，伸手都看毋著自家个手指，淨看著外背个曠燼¹¹緊曠，隆隆滾个雷公一陣又一陣打下來。

忽然間，陳妍講出了一句：「不是俺，不是俺，是許強殺你的，要報冤仇，找他去唄，不要找俺啦！」

陳妍發狂大聲緊喊，在場个人包含阿樂伯兩公婆都聽著了這個事實。

「好啊！你這個孤盲婦人家！桌頂食飯，桌下屙屎¹²，俵等勝民哪片對你毋好了，得罪你了，你愛害佢害到恁慘。」

「分你食飽著燒過好日仔，又分你每隻月五萬元寄轉大陸，你還有麼个不滿个！你討契哥就算了，俵等將就毋講，無想著，你同許強嘎害死勝民，你到底還係人無？你啊！根本係畜牲，忘恩負義个婦人家！」阿樂伯大聲喝佢。

隔壁鄰舍早就看過陳妍長透同無共樣个生份男仔人出去寮，事不關俵，時間久了，也慣了，但風聲到底還係會傳到阿樂伯佢等該片，兩老為著顧全勝民个感受，故所正毋講出來，哪知，嘎害了佢一條寶貴个性命。

「你這積惡个婦人家，還俵个俵仔來，還俵啊！該時勝民就無應該討你入門，嘎搵到今下个不幸，勝民也不會慘死啊！」阿樂伯姆心肝強強會著火¹³个講。

「別找俺啦！俺知錯了！俺不是故意的！求你啦！勝民饒過俺好麼？俺下次不敢了啦！」陳妍一片走向外背，後尾蓋像係有麼个東西緊逐

等佢，佢煞煞个走，緊走緊遽，一片轉頭緊望緊講：「對不起！俺錯了。」
聲音緊來緊細……

有人在大圳該片發現陳妍个身屍，身屍分狗仔咬到蓋壞看相，又加上浸過水，歸隻圓身分人試著會認毋出佢原旦靚靚个面貌。

這種事佢係聽阿全叔公講个，對阿樂伯來講，這係一件仰般難平个傷心過程，想起還細時節佢蓋惜佢，會買糖仔分佢食，又會教佢唱山歌，到如今，佢還記得該首桃花開仰般唱，無想著恁多年過後，阿樂伯竟然會堵著恁樣个經歷，後來聽講阿樂伯兩公婆跔等厥妹仔秋梅去加拿大定居了。

蓋多年無歸去P鎮，故事裡肚个屋仔今下變做草長樹榮个鬼屋，流傳下來个單淨係分該兜莊下人做為鄉野閒談定定了。

作者註

1. 揸鞋蹬爪：氣得直跺腳。
2. 嘎：卻。
3. 錫：吸引。
4. 入頭：說得更投機。
5. 間日：隔天。
6. 親暱暱仔：親暱的樣子。
7. 金那那仔：亮晶晶的。
8. 晟眼：刺眼。
9. 眼擘擘仔：眼睜睜地。
10. 人心難測水難量：比喻人心難測。
11. 曠燼：閃電
12. 桌頂食飯，桌下屙屎：責備忘恩負義之徒。
13. 心肝強強會著火：心中怒火難忍。

作者感言



羅秀玲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臺灣語言
研究與教學研究所博班生

寫小說這條路係孤恷个，得著這個
獎，蓋歡喜。

佢愛感謝阿婆、爺哀，教佢恁優美
个客話來寫詩文小說。

~~~寫作个路，佢會繼續行下去

个~~~~